



川江石头名字拾趣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陶灵

名气最大的称“堆”

川江的石头，名字不一定都叫“石”。比如滟滪堆，称“堆”，而它确实确实是石头，一块像小山的大石头，矗立在瞿塘峡夔门前的江中，高出水面26米，长40米，宽度不规则，10~15米，体积达9500多立方米。当然，也不是一直都这么大，随江水涨落而变化。因此有了行船古歌谣《滟滪歌》：“滟滪大如马，瞿唐不可下；滟滪大如猴，瞿唐不可游……”读过高中课文刘白羽《长江三日》的人，都会朗诵几句。

每年冬春枯水月份，滟滪堆显露江面，远看如马如象如牛大小，江流被阻挡后向四面扩散。船到这里，遇到不识水性的人，想远远避开，哪知紊乱的漩水或回流往往改变其航向，正好撞上去，顷刻间便可能粉身碎骨。川江夏秋汛期，滟滪堆或潜入江中，或冒出江面如龟背，波浪滚滚，水泡重重。南宋诗人范成大形容是滟滪撒发，正张开血盆大口，吞噬行船和橈胡子。每当这个时候，衙门就会派河差监管，不准船家冒险航行，如《滟滪歌》里唱到的“滟滪大如鳖，瞿唐行舟绝”。

千百年来，滟滪堆制造了无数的血与泪，川江橈胡子只有一个办法：在江里沉牛祭神，在岸上修庙拜神，祈求神灵保佑行船安全。1959年12月12日，川江航道处工人用三千五百公斤炸药，炸掉了滟滪堆。从此，夔门前再无“堆”。

从古至今，不乏诗文描述滟滪堆的险象环生，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和陆游、苏辙、范成大以及郭沫若、贺敬之、邓拓……留下大量绝句佳章。而杜甫和白居易，在多首诗中吟唱其凶险。

也有文人的另一种吟诵。唐代诗人刘禹锡曰：“城西门前滟滪堆，年年波浪不能摧。懊恼人心不如石，少时东去复西来。”借喻滟滪堆的坚忍，斥责外出的青年人

感不坚定、易变。

最另类的要算现代学者、《辞海》第一版主编舒新城，带着文人的天真与浪漫，1924年10月路过奉节时，在日记《夔州一宿》中写道：“……它峙立江中，昂首天外，好像富有闲情逸致的诗人在那里赏玩山水，找寻诗料。我想，我若能在堆上建一小屋，把所有的书籍都搬上去对着青山流水阅读，暇时垂钓荡舟……最少亦可将我脑中所有的尘俗思想涤清……”他甚至“预备雇船去访滟滪堆”，结果轮船茶房一句“恐怕你去了不得回来”，才打消念头。这是我知道的唯一把滟滪堆当世外桃源描绘的人。

川江上叫“堆”的石头有很多：铜钱堆、牛屎堆、毛狗堆……堆，很多石头累积在一起，石头大，像小山。如毛狗堆，过去江边常有毛狗（狐狸）出没，乱石又多，故名。而滟滪堆就似小山。

还有叫珠、梁、浅、礮……

川江上有的石头还叫珠、梁、浅、礮……石牌珠、喜鹊梁、黄浅、癞子礮等。《川江航道水文》中解释：珠，河床中孤立突起的礁石，在一定水位露出时形似一颗颗珠子镶嵌在河面上；梁，河床中形体较长而不宽、中脊凸起的礁石。书中没收入浅、礮，我在地方航运史志中查到：浅，水中较浅的暗礁，枯水时容易擦碰船底；礮，急流之中斜着伸出来的险峻山石。

在西陵峡下段，南岸的扇子山脚，有一块椭圆形的巨石，像一只张大嘴巴、鼓起双眼的虾蟆，面对大江，竟然背脊上还有许多疙瘩，简直就是真的一样。巨石被称为虾蟆礮，至少在北宋中期，这个名字就有了。宋景祐四年春，欧阳修作有诗《虾蟆礮》为证。然而这“礮”字，却很难理解其意。川江航运史志及资料上都没有解释，古字典《说文解字》《康熙字典》，以及方言字典《蜀语》《蜀方言》均没收入。只是《辞海》有简单释义，用于地名。重庆有北礮。欧阳修《虾蟆礮》自注云：“今土人写作‘背’字，音佩。”

“礮”虽不解，但“石”有故事。虾蟆礮后有一个岩洞，流出一股清泉，经虾蟆背脊流入它口中，再如水帘子一样散落江里。古人舀这泉煮茶，誉之天下第四水。很多人及文字，普遍把这话当成唐代茶圣陆羽所说。我查遍《茶

经》，没见到。后在唐代三元及第的诗人张又新《煎茶水记》里找到出处：“峡州扇子山下有石突然，泄水独清冷，状如龟形，俗云虾蟆口水，第四……”南宋诗人范成大又在《吴船录》中写道：“蜀士赴廷对，或挹取以为砚水。”意思是，四川的读书人上京赶考，取“虾蟆口水”去磨墨。

巫峡里，湖北与重庆交界处地名“礮石”，礮用了，石也用到。三峡库区蓄水前，此处可见一石梁，斜插入江。

“涨水月份，石梁大部分被淹了，冬天才退出来。”老船长陈胜利说，“20世纪70年代初，我在拖轮上工作时，有人大年三十在这里抛锚夜宿，目的是停下来喝酒吃年夜饭。我曾沿乱石堆上了岸，看见石梁壁上有些凹洞，有两个里面有‘人户儿’。当时我想，可能是舀鱼，或者以江为生的人临时住一下。”

我说：“这里小地名叫礮石，但行政名称却是‘培石乡’哟！”

“我们平时也喊‘p é i’石，航道图上标的是‘礮石’。”陈船长回答，“好多人认不得‘礮’字，就读别的。”

很多叫“背”的石头

陈船长说出自己的见解：“川江上有很多叫‘背’的石头，黄腊背、冷水背、捞鱼背、慌张背……和礮石差不多，可能‘礮’就是‘背’，只是每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不同，喊法不一样。”陈船长列举的“背”石，是一些平缓的大石包，真的如背脊。欧阳修诗里也题注：“今土人写作‘背’字”。清末监察官员洪良品游记《巴船纪程》中又说：“礮，一作背。”

陈船长没读过这诗和游记，却和古人的见解相同。他笑笑说：“这些石头碍航，要认得到才行。走船久了，就熟悉了。”接着他又告诉我，西陵峡中，退水后，沙石坝上有时可看到一堆怪石，表面疙疙瘩瘩的，还有一些窝窝儿洞洞儿，外形像一坨脑花，名字大田脑、沙罐脑、千金脑、饭甑脑、狮子脑等等。他强调，只是这一带才喊什么脑，奉节、云阳以上叫“龙古石”。还有，那什么“珠”的江中孤石，也只是西陵峡一带才喊。反正石头无言，怎么喊都无所谓。

石桶寨与字库塔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覃太祥

万州区恒合乡的石坪村，一个名字里深蕴着历史沧桑与自然灵韵的地方，不仅自然风光旖旎迷人，更因有两个独具魅力的地标——石桶寨、字库塔而声名鹊起，远播四方。

石桶寨，这座巍然屹立于雄伟凤凰山之巅的古老巨石，宛如大自然在漫长岁月中不经意间遗落的一只庞大石桶。历经了千万年的风雨侵蚀与时光雕琢，它依旧屹立不倒，以一种不屈的姿态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安宁与祥和。其壮丽的身影，不仅成为引人瞩目的自然景观，更是石坪村最为直接且鲜明的标识。石桶寨的名字，如同一种精神的象征，深深烙印在村民们的心中，赋予了村庄一种难以言喻的坚韧气质与神秘色彩，让人们在这片土地上充满了敬畏与向往。

在明媚的春日里，山花竞相绽放，绚烂多彩，石桶寨仿佛被一层鲜嫩的绿意与斑斓的色彩所温柔包裹，宛如一幅栩栩如生、动人心魄的山水画卷，令人流连忘返。转眼夏日，和煦的山风轻轻吹拂，带来缕缕沁人心脾的凉意，使得这里成为了人们逃离酷暑、寻觅清凉的绝佳避暑胜地。当秋风渐起，满山的红叶如火如荼，炽热而绚烂，将石桶寨装点得分外妖

娆，仿佛是大自然精心布置的一场视觉盛宴。及至冬日雪后，整个石桶寨被皑皑白雪覆盖，银装素裹，展现出一种别样的雄浑与壮丽，令人叹为观止。随着四季的更迭与变换，石桶寨始终静静地屹立在那里，像一位沉默而睿智的老者，默默见证着山脚下石坪村的岁月变迁与蓬勃发展，记录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、每一户人家所经历的故事与传奇。

石坪村的另一处标志性建筑字库塔，无疑是这片土地上的一颗璀璨文化明珠。它不仅矗立为一座实体建筑，更是深深植根于村民心中，象征着对文化的无比尊重与世代传承的坚定信念。字库塔，亦称惜字炉，在古代承载着焚烧废旧书卷与字纸的神圣使命，这一习俗背后，蕴含着对知识的无限敬畏以及对资源循环利用的古老智慧。

石坪村的这座字库塔，历经风雨沧桑，仍旧保持着那份古朴典雅的风貌。塔身之上，雕刻艺术精妙绝伦，每一砖一瓦都仿佛在低语，讲述着过往的岁月，透露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文化深沉。置身于塔下，游人无不感受到古人对文字的崇敬之情，以及那份对文化传承矢志不渝的执着与追求。尤

其

当夕阳

西下，天

边洒下温柔的

余晖，轻轻拂过字库

塔古朴的塔身，那一刻的静

谧与庄严，仿佛能穿透时空，直抵

人心。这份景象，总能引人陷入深深的

思索，让人在对历史的回望中，油然而

生一股敬畏之情，深刻体会到文化

传承的不朽价值与意义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石坪村并没有停留在历史文化和自然风光的荣誉上，而是积极探索文旅融合的新路径。依托石桶寨的自然风光与字库塔的文化底蕴，石坪村逐步发展成为了一个集观光、休闲、体验、教育于一体的农业综合体。在这里，游客不仅可以领略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还能深入体验农耕文化，参与有机农作物的种植与采摘，享受田园生活的乐趣。让这里成为作家体验生活、创作作品、传播传统文化的窗口。

石坪村，这个因石桶寨得名，又因字库塔而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，正以全新的面貌迎接着八方来客。

